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十九

南菁書院

論語正義十九

寶應劉恭冕叔俛述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
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
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
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曰

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正義曰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

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鍾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

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

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

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

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

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

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

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

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

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

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

封域之中卽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

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

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

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

从口从戈以守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

局也是域卽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

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僖二十

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

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

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庸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顧氏爲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闕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宿被宋遷邾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郛取鄆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顧氏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顧與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顧與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卽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渭禹貢雖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顧氏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鼫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卽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

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卽蒙山蓋統山之
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
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與爲附庸在其域中○正
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
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
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
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
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
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
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
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
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
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
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
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
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
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
百里四五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冉有
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

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

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

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

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

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正義曰

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

也危者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

相瞽者之相也此言瞽者將有危顛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

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

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

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
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顯與費相
近閭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
府志故顯與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顯與近費也後世必
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
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
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
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羣經補義疑卽書
盤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檻也臧
虎兇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
○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
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
義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

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

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

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

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

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于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為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周語此文卽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

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

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

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正義曰閭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

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馮氏攷證唐石經亦有於字

阮氏校勘記曰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益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陳氏鱣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牆下篇碑諸宮牆亦作牆脩華嶽碑牆屋傾亞皆段牆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教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防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謫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疆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敵楯盾也楯與盾同干盾

厥櫛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鈇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鈇或謂之鎡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鎡胡即今雞鳴鈇鈇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也鈇鈇鎡胡鈇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也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蕭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

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

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攷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陸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納陸能退惡者賜虎賁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

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陸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自諸侯出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爲無道之天下矣

蓋十世希不失矣

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

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注孔曰季

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

三世而出奔齊

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

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

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

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

爲疆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

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獨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

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皆及身

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皆及身

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

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

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

驩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

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輩

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

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

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二

五年以上軍下軍人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

年鞏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

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

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
罕達有許瑕齊陳恆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
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
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
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
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
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
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
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段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
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
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
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
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
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關於門
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
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僞孔所謂幽王
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
爲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呂其子
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
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爲
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
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

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
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
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
侯也僞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
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
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
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
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
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
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
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
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陽虎之先爲季氏臣未有所證
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

夫注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

議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
議是謀論政事爲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圖議國政

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
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
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
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

微春秋傳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竝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鄙人論政而曹國公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由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啟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

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

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文

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

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

孟氏至哀公皆衰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逮及也隸及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

○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